

# 甘易逢的靜觀思想

吳永恆<sup>1</sup>

本文作者立基於本位化靈修的概念，來介紹甘易逢神父的靜觀思想，如何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儒、釋、道的修行，與基督信仰共冶一爐。

## 前言

甘易逢 (Yves Raguin, 1912~1998)，法籍耶穌會士，1944 年在巴黎學習東方語言；兩年後進入哈佛大學繼續研究東方語言。1949 年，他赴上海徐家匯學習中文，並教授法語、英語、從事寫作。1953 年，他到臺灣臺中市任《利氏漢法大辭典》主編。1959~1964 年，他到越南西貢出任院長，並在大學擔任研究中心主任。1966 年，他創建臺北利氏學社，並出任主任職。1970 年，他任臺北震旦中心院長、主編，並在多處任教。1975~1997 年，他繼續在震旦中心及耕莘文教院服務。1998 年 12 月 9 日安息主懷。

甘易逢是一位極度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、靈修大師。他熱衷於儒、佛、道的思想，更勤於修行，希望為中國基督徒的信

---

本文作者：吳永恆修士，河北天主教神哲學院畢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靈修神學碩士，論文專門研究甘易逢神父的靈修思想。本論文是其碩士論文的改編。

仰作出貢獻。中國基督徒如何面對中國文化的氛圍，如何使信仰更深地紮根於生命中，一直是激勵他的目標。他的思想，沒有華麗的修飾詞藻，只有全心地追隨和闡釋，揭示了一條增強內在功力的修行之路。此路可以為中國基督徒的信仰指點迷津，更有助於修道人的靈修深度。

甘易逢的著作豐富，為闡述其靈修思想，本文謹就下列諸書作一整理<sup>2</sup>，並分由靜觀之路、中國傳統思想對靜觀修行的益處、甘易逢的靜觀思想核心來進行。

1. 《活潑的靜觀》，臺中：光啓，1973。
2. 明鏡譯，〈意識奧理的七步驟〉《神學論集》30期(1976)，583~592頁。
3. 明鏡、李鐵民譯，《凝視天主》，臺中：光啓，1980。
4. 劉河北譯，《神之深處》，臺北：光啓文化，1982。
5. 明鏡譯，《靜觀蹊徑》，臺北：光啓文化，1988。
6. 李宇之譯，《道家與道教》，臺中：光啓，1989。
7. 明鏡譯，《淺談佛學：天主教徒的觀點》，臺中：光啓，1994。
8. 姜其蘭譯，《靜觀與默坐》共四冊，臺北：光啓文化，1996~2001。
9. 明鏡譯，《源頭》，臺北：光啓文化，1999。

---

<sup>2</sup> 書目按年代順序排列。本文以下引文，不再重覆列舉完整出版項。另外，此處僅列一部分甘易逢的著作，完整的參考書目請見：吳永恆，《甘易逢神父的靈修思想》（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4），77~82頁。

## 一、靜觀之路

基督信仰內涵中，天主父創造萬物，賜給人生命；基督成爲人，帶來更豐富的生命；可見，生命是天人之間的融會點。甘易逢即在此人性生命中，向內觀看，挖掘出了一條內在之路，同時也是意識之路——藉著意識深入我內，繼而進入基督的意識內，繼而在基督的意識內認識天主聖三的奧秘，這奧秘也是基督啓示給宗徒們最寶貴的生命涵義。

不僅如此，對甘易逢而言，這條內在之路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，就是空虛自我、潔淨自我，進入人性的最深處，達到天人合一。此路牢牢地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基礎上，並在其豐富的經驗中，展示出一條走向聖三與其結合之路。

### （一）靜觀的基礎

靜觀，是靜觀生命、返歸愛的源頭之路，亦是最自然之路。基督信仰肯定生命源於天主，是聖神之妙化。認識生命的由來，即靜觀之路的始點。

首先，天主創造天地萬物，一切受造物皆充滿天主的德能；而人，猶如其它受造物一樣，是宇宙的一部分。

其次，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給予了我們氣息。這氣息即是賜予生命之聖神，成爲天人之間無形的臍帶、鴻溝上的橋梁，使人之生命肖似於祂。

最後，聖子降生成人。肖像成了「事實」<sup>3</sup>。人之生命意義

---

<sup>3</sup> 《源頭》，7頁。

更加清晰、明白，藉著認識天主子，在祂內，得以明瞭生命之奧妙。因為祂既是天主又成了人，祂本身就是人之生命與奧秘之天主的呈現與連結。兩者都在祂內，即在祂的存有內。「此時，天主抵達到我們本體的中心，祂自己成爲人，使我們的生命分享祂的生命」<sup>4</sup>。

由此可見，生命就是踏上這條靜觀之路的基礎，也是探入奧秘的門徑。人人皆可踏上這條路，從回歸自己、覺知生命開始，經由祂走向神聖。正如《若望福音》所言：聖言所賜的生命，是人類的光。甘易逢認爲，「這光不是思想的清晰、判斷力的確切、理解力的敏銳。它是更深刻的一道光」<sup>5</sup>。此光是生命之光，由生命之內而出。「人若承認這個光，看出它是存在於意識之內的生命，便足夠了。這內心的光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生命」<sup>6</sup>。在祂內，「從清晰的思路進入有意識的光明，又遊過意識的光明，與生命的洪流合而爲一」<sup>7</sup>。在祂內，生命負載著我們漂向源頭。

在生命內，基督啓示了生命的奧秘，也指出了走向父的路。通過耶穌，我們認識基督、認識父，並從中認識了父子的關係。如同耶穌回答斐理伯說：「誰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；你怎麼說：把父顯示給我們呢？你不信我在父內，父在我內嗎？」（若

---

<sup>4</sup> 同上。

<sup>5</sup> 同上，18 頁。

<sup>6</sup> 同上，19 頁。

<sup>7</sup> 同上。

十四 9-10)。「你們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你們內」(若十五 4)，這是天人合一的邀請，回復此邀請的方式就是更多、更深地認識耶穌且住在祂內。而這份認識，不是理論的知識，卻是心領神會。

耶穌是真天主，亦是完美之人。祂不單肯定了我們的人性，也擁有人類最深的深度，是我們進入父的必經之路。回歸我們人性的深度，與祂合一，就是靜觀之重點。

此外，基督的空與滿，亦為我們揭示了生命之路的面紗。基督有其人性的實有，也有天主性的奧秘。祂空虛自己，以貧窮的姿態進入人的生活，祂的生活是我們學習的最好表率。甘易逢認為，這條內在之路，便是以空虛自己的「所有」為基礎<sup>8</sup>，在靜觀天主的奧秘中消失<sup>9</sup>。因此，我們跟隨祂是一個從外在認識，逐漸深入內在的過程，使基督成為生命之主，就如保祿宗徒說的：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」(迦二 20)。

若望與耶穌的親自接觸，便是人性經驗的最好說明；他在愛的碰觸中，深深領會到耶穌是神及啓示的奧秘。可見，體味基督的愛，是我們認識祂的最好途徑，也是來自於主的恩典。正如甘易逢所說：「基督越表露人性，愈是愛，愈是自我奉獻，愈是為祂所愛的人『死』於人性，就愈顯露祂是神」<sup>10</sup>。愛超越理智、情感等一切，它是一份內在的直覺或醒悟。

<sup>8</sup> 「所有」，指百分之百地棄絕，而非百分之九十九。

<sup>9</sup> 同上，108 頁。甘易逢認為這也是《不知之雲》的修行法。

<sup>10</sup> 《神之深處》，97 頁。

## (二) 靜觀，一種純淨的意識狀態

靜觀之路<sup>11</sup>，由專注開始。甘易逢曾引《禪門三柱》中的故事，說明「專注」的重要性：

有一天，一個平民向一休禪師說道：「大師，請您爲我寫些最高智慧的格言好嗎？」

一休馬上提筆寫了「專注」二字。

那人問道：「只有這點？您不要再加些什麼嗎？」

一休於是又連寫了兩遍「專注！專注！」

那人不大高興地說：「嚇！我真看不出您剛才寫的東西有什麼高深奧妙！」

一休於是又連著寫了三遍「專注！專注！專注！」

那人半生氣了，就問：「這『專注』兩字到底有什麼意思嘛！」

一休很溫和地回答他道：「專注就是專注啊！」<sup>12</sup>

故事中的一休大師並沒有解釋何謂「專注」，而只強調要做什麼。其實，更好說，專注是一種純淨的狀態。甘易逢認爲，專注能讓我們達到雙重的一體狀態：其一，是聚集注意力於內在能量的根源上，把各種分散的注意力召回到能量的中心，然

---

<sup>11</sup> 甘易逢對靜觀的區分是：灌注的靜觀（超性的靜觀）是天主的直接賜予，完全來自天主的恩賜，通常視爲神秘之路；另一條是跟隨基督，走克修之路，在信德的光照與聖神的引領下培養一種直觀的能力，稱爲本性靜觀。參閱：甘易逢著，李哲修譯，〈靜觀的培育〉《神學論集》59期（1984），149~161頁。

<sup>12</sup> 《靜觀與默坐》之二，29頁。

後，內在的能量由人的深處出來，準備投射；其二，是把注意力完全投射到一個對象或奧秘上，投入完全的專注能量，以求達到對象的核心。這樣，雙重的專注力轉換成一心一意的專注力。凝聚我們的專注力，使內在的心產生穿透力，以達到對自我或奧秘的認識。

人在專注時，內心的謙遜和接受很重要；這是一種態度，它會影響一個人專注的深度。在此過程中，是整個人存在的投入，而不只是理性、情感或意志。

專注力越深，意識力越敏感，對於一切事物，特別是心的動靜，更加清楚。正如朱熹曰：「意者，心之所發也」<sup>13</sup>。隨著專注的深入，慢慢地會走向覺醒。從無意識看待一切，然後，專注於某一點，加深了對事物的意識，發現新的存在內含，增加了新的因素帶入我內，這就是覺醒。甘易逢給覺醒的定義是：「專注所帶來的一切在我意識內的整合」<sup>14</sup>。通過專注，過去我沒有意識到的，現在有了更深的認識和體會，甚且能夠時刻意識到它的存在了，那麼，這就是意識的整合，也屬於覺醒。進而，當我們越來越深入到隱藏的生命中，對生命的本質或意義有了重新的認識和改觀，如此，覺醒也是自己整合過程的結束。然而，更深的覺醒，仍需要天主聖神的引領才能達到。

---

<sup>13</sup> 朱熹，《四書章句集註》，2013年11月10日取自：  
<http://ctext.org/si-shu-zhang-ju-ji-zhu/da-xue-zhang-ju/zh>。

<sup>14</sup> 《靜觀與默坐》之二，50頁。

### (三) 靜觀中的幾個主要因素

靜觀，猶如重回母胎，認識生命之光且被照亮。除了天主直接恩賜外<sup>15</sup>，它也需要人的主動。為達靜觀的真義，我們需要努力和深入體會；以下幾個因素是靜觀中不可或缺的，也是甘易逢融合中國傳統思想的體現。

#### 1. 空無

空無，包含內在的和外在的空無。

內在的空無是當靜觀者走在空無的路上，雖然有時會經驗到天主的臨現和被觸動，但是應當不斷地放下對天主的了悟，從獲得的經驗和知識中脫離出來，為了再次進入空、無、暗夜。這是因為人對天主的認識和了悟總是有限的、不完整的，因此，持續地放下所獲，完全地處於空無，是對靜觀者的基本要求。然而，無論人如何構建空無的境界，主角仍然是天主，祂能使人處於完全的暗夜，出離自我，放下所獲的一切，帶領人走向更深的空寂。

外在的空無，則在基督身上表現地淋漓盡致。祂誕生在馬槽，長在貧窮家庭，度著貧窮而勤勞的簡樸生活；與邊緣者交往甚多，教導人應捨棄一切，先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。靜觀者亦當努力克服對外在事物的貪求，度基督般的神貧生活，

---

<sup>15</sup> 此處可理解為超性靜觀或灌注靜觀的意思。甘易逢在《源頭》的 51、55 頁，把這種超性靜觀視為突然侵入，衝破人性的界限，看到真正的生命。它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動作，深入我的生命中。它不可求，更不可命令。



從心中放下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，在主前空無一物。

內在和外在的空無，是靜觀者的心境。然而，它卻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靜觀者的現實生活態度和思想。

## 2. 內心大潔除

甘易達說，當靜觀者的經驗進入深刻的靜寂與收斂時，更深的自我（下意識中的我）就會出來，產生膚淺的我與更深的我之間的拉扯。由於人的軟弱，通常我們很不情願放棄膚淺的我，它是那麼具有吸引力。然而，靜觀既然達到了這個階段，就一定要堅持往深處走。主說：「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，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喪失性命；但誰若為我的緣故，喪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獲得性命」（瑪十六 24~25）。

威廉·強斯頓（William Johnston）在描述禪宗修行時曾說：「人入定後便進入禪的世界，但未抵達巔峰之前，必須受更多的苦，可能經過一個幻象叢生的階段」<sup>16</sup>。這可能來自自身下意識的或五官的感受和困擾，如想像、情感、欲望、虛榮、驕傲、恐懼、孤獨等等。在教會的聖人傳記中，也常常看到他們經歷與魔鬼爭鬥的記載，如聖本篤、聖女大德蘭、聖維亞納……。面對精神上如此可怕的遭遇，很多人會望而生畏，無法進入深層的靜觀。其實，不必為此而憂慮掛心，因為能達到此種境況，

<sup>16</sup> 甘易達轉引自 William Johnston, *Zen et Connaissance de Dieu* (Paris: Desclée de Brouwer, 1973), pp.17~19. 參：《源頭》，91 頁。

就說明如果能勇敢地突破重重阻礙，完全潔淨自己，將會看到天主的曙光，只要能堅信祂、依賴祂，一切都可以超越。

甘易逢特別囑咐，在這個階段時，千萬不可和內在的幻想爭辯，讓它們從那兒來，就回那兒去，無論多麼艱苦、沉重，都不可慌亂<sup>17</sup>。

### 3. 虛心

甘易逢鼓勵基督徒採用道家的「心齋」方法達到深刻的默觀<sup>18</sup>。莊子稱虛心為心齋，意即在一顆毫無牽掛、毫無伎求、毫無欲念的心中，生命萌發，元氣發顯。與基督所說的：「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」有相似之處。然而，要想達到真正的虛心，需要不斷地修煉。因為虛心不是一種腦部的活動或某種思想狀態，而是與生活連接在一起的。生活中能夠空虛，內在的虛心就更容易了。

靜觀中的虛心，是能放下一切，保持零的狀態，以意識接收和分辨任何內在與外在的資訊，且以全神貫注的心，意識天主聖神的吹動，也就是品嚐止息、靜寂，進入自己內心的最深處，也是主住在我內的地方。當人逐漸沉靜在此種意識中、光明中、單純中時，內心深處將無限地擴延開來，到達最深處的另一個境域門口。在這修行中，藉天主聖神逐漸淨化自己，致使外在一切都隨內在的虛心而發生巨大的轉移，或更好說已成

---

<sup>17</sup> 同上，92 頁。

<sup>18</sup> 同上，42 頁。

爲一種生活方式。無論在默觀時，或行動中，讓虛心的狀態成爲與天主聖神碰觸的開始，也成爲認識一切真相的開端。

#### 4. 專注與等候

修行之路不易，覺悟之時不同，少不了的是專注與等候。在靜觀中，專注與等候是處於無爲而無不爲的狀態。無爲，猶如戴邁樂（Anthony de Mello 1931~1987）的聽蛙之喻<sup>19</sup>，視蛙的叫聲爲美妙的自然之樂，直到某種深度時，還可以超越此種意想，而處於完全靜的狀態，不爲任何思想、觀念、情緒、感受等所捆綁。而此時，人心定於其中，即無所不爲。

另一方面，在修行的過程中，等候也是一種必要的功夫，因爲不知何時、何地、如何才能達到目的。等候的功夫，是爲了使人不要急於求成，臆想獲得它。刻意的追求，有時反而是障礙，無法使人真正進入最深處。

## 二、中國傳統思想對靜觀修行的益處

甘易逢研究中國傳統文化，不是爲了傳遞基督信仰而作的宗教比較，而是完全出自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和反省，發掘其思想中蘊涵著走向天人關係的豐富寶藏。他努力地從中提煉寶貴的思想精華，以能使中國基督徒在傳統思想中，更深也更自由地激發基督精神與中國精神碰撞的火花，最終在中國的豐饒土地上結出基督的果實。

---

<sup>19</sup> 戴邁樂著，沈錦惠譯，《喬裝的默西亞》（臺北：光啓文化，2011），18~19頁。

## (一) 道教的道和修行

想要認識道教，不能不認識道家。

道家一詞，是在老子和莊子逝世一段時間後被人命名的。在主前一百年左右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中記載：「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，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推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」<sup>20</sup>。可見道家並不限於老莊思想，而是有一個慢慢醞釀形成的過程，直到戰國時期百家之學的產生，才彰顯成形的。

甘易逢認爲，道家對於「道」的深度認識，達到了人性內在的本質和絕對之極限。而由道家隱居的生活中，逐漸發展出宗教因素來，他們以深遠的智慧挖掘出神秘性、超越性的「宗教經驗」；隨之，道教便出現了。

### 1. 道

道，是瞭解道教與道家的關鍵。它來自中國哲學中最普遍的觀念，老子賦予了它形上學的意義。首先，在《道德經》第一章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；有名萬物之母」中，表達了老子對道的基本態度。其次，在第三十二章「道常無名。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之」，展現出道的精神存在於每個階層，且超越每件事。最後，在第廿五章中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

---

<sup>20</sup> 《道家與道教》，11 頁。

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」，則讓甘易逢留意到「道」是爲萬物之母，它在開始時是以「尙未完全、無一定形式」的事物所呈現的。

道，既是「無名之道」又是「有名之道」，表示這絕對之道是在事物之上的；換言之，「道」是在「無」的狀態之中。甘易逢認爲，「無」和「有」是道的兩面，兩者互補相成。「無」與「有」之間的互動，造成「道」的存有。由此推之，絕對者似道，既是無、也是有。有來自於無，是無的外現；而被外現的，實際上是絕對者內涵的另一面，就是無。

甘易逢引用了馮友蘭的一段話說明「道」的內在本質：「事物可名曰有，道非事物，只可謂無。然道能生天地萬物，故又可稱爲有，故道兼有無而言，無言其體，有言其用」<sup>21</sup>。《道德經》第四十章說「天地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；甘易逢更進一步表示：在聖三奧蹟內，聖父是本源，是無始之始，是純源頭、純原始，可以稱爲「無」；祂只有在聖言內才能被知道，並表達自己、完成自己，聖言可稱爲「有」<sup>22</sup>。

道，可言亦無言，從「無」中領悟到「有」，這是一種所得，也是人的超越和提升。因此，道教保持著內在與超越的平衡進展，希求人順應自然，與宇宙萬物相融，以便達到自然的生活方式，追求更高的超越經驗，真正領略到道所含有的深意。

<sup>21</sup> 甘易逢引用自馮友蘭著，《中國哲學史》（臺北市：商務印書館，1993年），220頁。

<sup>22</sup> 《源頭》，32頁。

## 2. 修行

道教以道家學說為主體思想，從一切事物來說，都出自道。道亦存在人、物之內，若與道合一，遊於萬物而自得，是得道者所追求的和諧境界。因而，道教的修行方式是與萬物共融，達致與道合一的精神境界。莊子曾說：「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花？曰：無乎不在。曰：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」<sup>23</sup>。由此可知，道家的靈修重視精神的提升，以達致返璞歸真、與萬物和諧而至於一。

道，滲透整個宇宙，亦充滿整個人；人應與道融為一體。為此，道家產生了一種修行法，就是集中心神之法，由「坐忘」開始，忘記一切萬物，甚至自身；心空了，道便會由內升起。坐忘是爲了心「虛」，心「虛」則能接受「一」，道即自然臨現。而這，亦成了養身、養心、養氣等修行的基礎。

莊子稱此方法爲「心齋」。仲尼曾回答顏回什麼是心齋：「集中你的意志：不要用耳去聽，而要用心去聽。然後，不要用心去聽，而要用氣去聽。因爲聽覺受耳的限止，心受到形象的限止，而氣則是完全的虛」<sup>24</sup>。

道教的修行，便在於深入自我，沉浸在虛中，與道、與萬

---

<sup>23</sup> 見《莊子·天下篇》，大意是：試問：古人所說的道術，究竟在哪裡？答說：無所不在。再問：它的精神是由哪裡發源的？它的智慧又從何處產生的？答說：那是造就聖賢的地方，那是玉成王者的處所；兩者的起源就是一。

<sup>24</sup> 甘易逢著，〈中國靈修的三大主流〉《神思》3期（1989），41~51頁。甘易逢引用白話譯文。

物合一，獲得長生不老之精神。

## （二）儒家的天與人性

雖然儒家思想究竟是一套哲學抑或是宗教，仍有爭議；但甘易逢還是相信它屬於宗教範圍。因儒家重視人的自身修養、人倫關係及道德教育等，都與天人關係不可分割。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，對天、精神世界有著很深的隱含<sup>25</sup>。

### 1. 孔子面對神與天

甘易逢引用孔子的話，證明孔子與神是有關係的。如：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十二章）。「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。何謂也？子曰：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十三章）。在林語堂《孔子的智慧》一書中，也肯定了此關係：

「孔子有深刻的宗教感，並在神前感到敬畏。對神祇他坦承無從知之。不論如何，他深深關切各種典禮或宗教敬禮；他也祈禱，但非出之以言語，而明顯行之以靜默。因為當他病重，一位弟子請他往宗廟祈禱，他答說，他已祈禱多時。<sup>26</sup>」

不但如此，孔子還關心自身與天的關係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四章）。其中「五十而知

<sup>25</sup> 《靜觀與默坐》之三，109~110 頁。

<sup>26</sup> 同上，112~113 頁。見《論語·述而》卅五章。

天命」，可以瞭解到孔子的思想中含有天的觀念。天命是指上天的委託、上帝的命令、個人的命運……。雖然這裡的天具有隱密性，但天藉著自然、人性的無聲流露……為孔子來說是容易捕捉的。甘易逢認為，孔子的這句話涵義深刻，其中有一個漸進的過程：他十五志於學，是從人的活動開始；至五十歲時，天意已進入他的意識；到七十歲時，他已不再被外在之法所拘束，而能超越之，轉入內心的流露。

尤有甚者，孔子還與天有某種深度的親密關係。《論語·憲問》卅七章：「子曰：莫我知也夫！子貢曰：何為其莫知子也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」這證明孔子對天的典型宗教態度，即是天瞭解他，但他只能透過天在此世及其個人生活中之所作所為來認識天<sup>27</sup>。

此外，孟子的思想也表達了儒家對天的肯定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四章：「孟子曰：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」。甘易逢認為，其中的「誠」，指的是自己走向深我的誠。當人抵達自我的最深處時，再向別人開放是容易的，因為人不再執著於表面的我，已被深我所吸引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一章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」，這句話也說出了孟子對天的思想。天之知識來自於人性經驗的圓滿，通過人心走向人性，而人性則可以與天相連結<sup>28</sup>。

---

<sup>27</sup> 同上，118 頁。

<sup>28</sup> 同上，149 頁。



## 2. 人性

儒家思想講論人的道德倫理、社會秩序、國家政治，甚至人性的根本；其中涉及人的精神層面，從而也碰觸到天的領域。特別是孟子透過人性可以知天的思想，與基督的人性產生聯想。因為基督是以參與人性的方式來到人間，與我們有著同樣的人性，藉著祂，我們在人的層面逐漸地體會超越人性層面的天主父，並渴求認識祂。人是天主的肖像，從起初天人之間就擁有不可分隔的密切關係，我們從儒家的思想精華中怎能體會不到天主奧秘的臨在呢？

儒家重視人倫關係，以共同的人性為基礎，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即是對人性基礎的描述。因此，儒家的道德倫理、社會思想等，被大眾所推崇。特別是孔子的仁愛思想，不僅是人性關係運作的核心，也為人類的生活帶來啟發。

雖然甘易逢認為儒家對關係的熱衷，超過了對人位格深度發展的重視，但從儒家的人性關係中，仍能發現其對人性本身的智慧及對天人關係的取向，為人類追求超越奠定了基礎。

### （三）佛教的涅槃和修行

雖然有人認為佛教只是一種生命哲學而已；但甘易逢說，如果有一種哲學能領人自求解脫，超越在世的生命的生命，那麼它已然不是哲學，而具有宗教意味了，佛教便是這樣的宗教<sup>29</sup>。雖然他們不信神，但也不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。他們追求解脫，

---

<sup>29</sup> 《淺談佛學：天主教徒的觀點》，20頁。

到達彼岸，進入極樂淨土。

### 1. 佛教的涅槃

涅槃一詞，是「滅」(extinction)的意思。「滅」字似乎和佛教最初就有淵源，生命熄滅了，虛幻消失了，只剩下那永存不滅的「絕對」，這「絕對」便是「涅槃」<sup>30</sup>。甘易逢如此形容：

「就人類的最後命運而言，涅槃就是『絕對』；就涅槃本身而言，它就是『真如』；就它與諸佛的關係而言，它就是『佛性』(Buddhata)；就它與佛陀的『三身』的關係而言，它就是『法身』；就它與不同的界或不同的存在層次的關係而言，它就是『法界』；就它與人類超越生死『輪迴』的命運而言，它就是『涅槃』；就『苦海』的另一岸而言，它就是『彼岸』。<sup>31</sup>」

小乘佛教認為，當一個人覺悟後，完全地從貪欲中解脫出來，就不再有任何束縛，也不再有任何依戀，更不會產生任何的業，那麼，這個人已經達到了涅槃。但是，無人能在世時便達到親證涅槃，因為當人親證涅槃時，已經消失在涅槃中，與世人無所聯繫了。

大乘佛教對涅槃的講法，則有所不同，常是以肯定詞語來表達的。甘易逢指出：大乘佛教所謂的涅槃，逐漸被視為完美的智慧；當一個人覺悟後，看透了一切事物，知曉一切皆是虛

---

<sup>30</sup> 同上，91頁。

<sup>31</sup> 同上，89頁。

空後，便得到了完美的智慧；如果這個人能見到「最後實體」，那麼，他就親證涅槃了。這是「自我」與「絕對」的合一，猶如「自我」消失在「絕對」中。大乘佛教以積極而肯定的方式來表達涅槃；涅槃，逐漸被人們視為自我位格的圓滿實現<sup>32</sup>。

## 2. 修行

佛教的得救在於解脫，從痛苦和輪迴中解脫出來，進入絕對——涅槃。「解脫」一詞，梵文moksa，就是捨棄一切之意<sup>33</sup>。

為達到涅槃，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都有方法可循，小乘佛教把修行方法分為三個步驟：

- (1) 戒<sup>34</sup> (Sila)：就是戒律或規則。大、小乘佛教都有「戒」的要求。
- (2) 定或三昧地 (Samadhi)：指專心一意於默想、沉思、使心靈完全凝思於某一個對象，然後達到「空」。
- (3) 慧 (Prajna)：是指穿透性的知識。這種知識使人了悟一切事物之空，從而達到涅槃<sup>35</sup>。

大乘佛教將小乘佛教的第三步「慧」發展到了極致；並在此之上，更注重「空」與「虛」。大乘佛教把一切視為「虛」或「空」，甚至「絕對」本身也是空。想要進入這樣的「空」，就要放下一切依戀、貪欲、思想等。當人達到完全的空虛時，「絕

---

<sup>32</sup> 同上，89-96頁。

<sup>33</sup> 同上，81頁。

<sup>34</sup> 戒，分為五戒、八戒、二百五十戒、三百四十八戒等。

<sup>35</sup> 同上，82-83頁。

對」將以「空」的狀態顯示自己。在「空」的狀態中見到「絕對」，促使人越加深入「空」，而成爲主動的追求。這種「空」看似「一無所知」，實質上卻反而能夠更透徹地了悟一切。因爲大乘佛教相信每個人都有佛性，且都可以達到覺悟。由完全地「空」到「見性」或「真我」，最終達到「覺悟」，這是一種內在的方法。禪宗即將此發揮到極點。

禪那 (dhyana)，意即「抽象的默想」，中文簡稱爲「禪」<sup>36</sup>。其修行方法，不依據任何經典與著作，只以心傳心。這也源於釋迦牟尼佛傳於迦葉尊者的囑咐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」<sup>37</sup>。

禪的整個修行過程，可以一句話來概括：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人人皆有佛性，就是行禪的基礎。悟是爲了覺悟，覺悟即是見性。禪是一條沒有內容的道和路，在虛無中前行，可供任何人運用，把人從日常而膚淺的意識帶入一個確定的、絕對的意識內<sup>38</sup>。它通常會用打坐和公案<sup>39</sup>來進行，幫助習禪者覺悟，見性成佛。

## 小結

經由上述對道、儒、佛思想的認識，我們能反省到一個共

---

<sup>36</sup> 同上，106 頁。

<sup>37</sup> 同上。

<sup>38</sup> 同上，110 頁。

<sup>39</sup> 這裡的公案指的是一個難題，一個在概念或邏輯層次上找不到答案的難題。如：用一隻手揮動有什麼聲音？

同點：絕對、道、佛、天，與基督信仰中的天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這也正是甘易逢在心中站立的高度：天人關係成爲認識他者、認識自身的基礎。無論多麼高深的思想和智慧，都無法道盡天人之間的奧秘，除了那超越人類的自有者親自向我們啓示。所以，在基督啓示的基礎上，我們認識其他宗教，並與其交談、合作。承認、維護其他宗教所擁有的精神與價值，得爲基督信仰的種子開墾富饒的沃土。以下，本文便由此開展甘易逢的靜觀思想的認識。

### 三、甘易逢的靜觀思想核心：關係的認識和應用

中國傳統思想蘊涵著追求超越自我的寶貴經驗，以及人倫關係的精華，從不同層面展現了人性的偉大和潛能，也充分表達了人與人、人與天之關係的重要和欠缺，爲基督的愛打開了渴慕之口。甘易逢立基於此，開拓了內心之路，以人性爲切入點，進入深處，碰觸到基督所啓示的「絕對」，最終達到人與神內在深處的相遇。

#### （一）從人到天主

「知人者知天」，是甘易逢肯定在人之內可以發現天主的概括。通過基督，可以認識人生命的本質；同樣，藉著基督，人得以認識父。無論是由基督認識自身，還是由人走向天主，這是一條路，也是一種關係——天人關係。

在人類有限的條件下，是否能夠認識我們本質的根源呢？這個由人到天主的探索過程，在中國傳統思想中表現的淋漓盡

致。佛教的理想是解脫虛幻與業障的人性；道教是超脫外在的拘束而達致返璞歸真的人性；儒家則是接受一個有秩序的自由，在這秩序中達到與天地和合。甘易逢認為，它們代表人性的不同精神面，結合在一起就是完人的形象。它們達到了生命本質的極點，把握住了自身的實際。

然而，在人性的極致處，卻仍然無法跨越面對彰顯的奧秘，也無從說明。但為基督徒來說，進入更深的奧秘是明顯的，藉著基督便可達到。因為基督曾在世以人性的經驗和神性的光照啓示了宗徒們，且表達出不一樣的生活態度，使宗徒們逐漸地在其身上認出祂的內在。基督以自己的生命啓示了祂的深度，宗徒們因此觸摸到了人性中的天主。同樣，甘易逢也鼓勵我們向自己的深處發展，在內心發覺祂。

進入自身的內在，就要肯定人格的確切性。佛教認為個別的自我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一種幻覺，否認人的位格是實存的個體。但經過深切地探尋，他們又不得不肯定在自身深處發現的絕對者、佛性、超越自身的奧秘存在。而基督宗教肯定人的位格及實存性，認為人的有限性與位格正是通向絕對的起點。

甘易逢認為，人格的發展由兩方面組成：一是關係，一是慎獨。這兩方面緊密相連，缺一不可<sup>40</sup>。正如孔子講仁，仁字從人從二，意指「爲人的人」（爲了別人的人），人是關係的中心，主要的就是人與人的關係<sup>41</sup>。行仁，必先成爲完人，才能完全

---

<sup>40</sup> 《神之深處》，25 頁。

<sup>41</sup> 同上，26 頁。今天的神學家也認為基督的偉大，格外在於祂是「爲

地行仁。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」(《論語·雍也》三十三章)。所以，真正成爲人，不失自我，才能行仁。可見，自我人格的成全，不只與人的關係密切，也和自身本體的深度有關，可以說，深刻的關係是人的深度所形成的。

慎獨，即是爲了深度的發展。人若真正地走向完全，便會發覺有一層深度的天人關係。關係與慎獨，兩者密切相關，既能增強人與人的關係，也可加深天人關係的深度。我們往往注重平面的人際關係或關係本身的重要，卻忽視了關係的中心——人本身的深度發展。甘易逢認爲，這種對人性關係與天人關係的重視，左右一個人的生活品質，猶如馬丁·布伯(Martin Buber, 1878~1965)所言的「我—你」關係<sup>42</sup>。

人性關係中，不能缺少天人關係的深度；正如「我—它」關係中，不能沒有「我—你」關係作爲基礎一樣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對關係的深入發展，有著不同的描述。佛教使人肯定自我的虛幻，最後消失於無位格的大我之中；儒家強調關係的實際作用，而減弱了人本身的深度發展；唯有道家有所不同，把人從關係的約束中脫離出來，回到自己的本質，和宇宙萬物締結關係，使生命本身與宇宙之道、人之道相和諧，最終啓動

---

人的人」(Man for others)。參：本篤十六著，《納匝肋人耶穌》(臺南：聞道，2008)，323~324頁。

<sup>42</sup> 參：馬丁·布伯著，陳維剛譯，《我與你》(臺北：桂冠，2011)，26頁。

生命的本質與絕對的道產生關係。這樣的思想有助於關係的深入。從基督宗教的層面看，天主以愛創造了萬物，特別是對人的愛。當我們日益清楚自己的位格並認識這份愛時，就更容易向他人和天主開放，並在各種形式的關係中碰觸到「絕對」。

在關係中碰觸「絕對」，是靜觀與生活深度融合的表現。能達到深度的天人關係，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本質是「沒有底的」，可以不斷地深入，並且在我們的最深層，有一個使我們位格化的能力，把我們的本質和各種感情、身體、關係整合在一起，而這種能力位於我們掌控之外<sup>43</sup>。這樣的見地，是甘易逢靈修思想核心的關鍵點，它好似在我們的心中畫了一幅畫，這幅畫道盡了天人之間的關係連結：我們自身是「沒有底的」，通過不斷地向內、向下延伸，最終碰觸到天主聖三愛的氛圍。

由此，我們明白了為何要靜觀，以及靜觀的主要因素及作用；並且，何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助於我們深入。原來，空虛自己、潔淨自己、靜觀自己的最深處，是為了通向那神聖的奧秘，產生深刻的碰觸。而那神聖的奧秘，是聖三愛的氛圍，由基督為我們開啓了。基督信仰肯定人的位格，因為它是真實的，富有重要的意義，它的實際使人保持了與宇宙萬物的一致性，成為到達「絕對」的根本。所以，我們可以從最深處向「另一位」神馳。甘易逢認為，這與「另一位雖締結關係，卻不為關係所繫，祂在人類歷史中完全進入關係，卻不是關係的果實，

---

<sup>43</sup> 《神之深處》，50 頁。



也不是關係的集中點，祂就是關係」<sup>44</sup>。

人向內追尋祂，與祂碰觸的那一刻，天人關係隨即產生；但祂無法用語言來形容，人只能在那一刻深深地感觸到愛的包圍，與最高實際融合為一。藉此終極經驗，人性驟然提升與整合，自身成為一切的核心，核心的根源即是那超越者，祂容納一切，支撐一切，在一切內，完全超出人給予的定義。

甘易逢說，是基督的啓示使我們在最深處發現自我位格的本質；祂觸動了我們，並邀請我們愛祂<sup>45</sup>。人之深處是我們明白自身淵源的途徑，承認並接受它，最好的關係便會彰顯出來。然而，甘易逢也說：在我最深處的界外就是神。換言之，當人經驗到自身的最深處，會遇到「另一位」無法被定義的，就是神，人只能牽強地以神聖無限的一個顯示來表達。此時，人只能略微地感覺到自我被吸收在「另一位」的顯示中，自己成了祂，卻又不是祂，而是完全被祂包裹著，保持著內在的接觸。這樣的突發經驗，人無法預料。甘易逢曾如此表達他在最深處之外的親身經驗：

「當我步步深入，走到我個人本質的深層之外，我所發現的，不止是滔滔的愛之顫動，更有一個發生愛的心。這顫動經由我自己，整個的受造界，更經由他人的愛而傳到我這兒。我發現這是一個向我撲來，把自己交付給我的

---

<sup>44</sup> 同上，54頁。

<sup>45</sup> 同上，70頁。

愛。<sup>46</sup>」

與祂的關係越強、越密切，就會體驗到越是被愛了，使人認識到自己是因愛而生，生命的目標就是實現愛。通過這樣的經驗，甘易逢反觀自身，好似成了萬物的唯一中心，而祂則充盈於整個宇宙萬物的元素之內。

## （二）從天主到人

耶穌基督降生成人，居住在我們中間，為我們揭示了神的奧妙，告訴我們本質的深度及本質的界外，是神，祂就是愛<sup>47</sup>。本來生命之源是人不可攀越的、難以認識的、隱藏的，但天主子成了我們走向天主的嚮導，因著祂，我們穿過虛空，進入天主的奧妙。

耶穌帶領跟隨者接觸人心的最深處，體會基督的實質。這不但肯定了人自身，也啟發了人性能夠成為神性的彰顯。基督由人性的感情與人溝通，邀請人向其敞開，繼而以真理穿入人心，碰觸天人的深刻關係。祂全然表露人性，愛人到底；通過愛、完全的犧牲，在人性的極點處顯露神性（參：若十四 9~10；若壹一 1-2）。若無基督的啟示，我們無從瞭解聖三的位格及其關係，更不會認識愛是關係的核心。若望說「天主是愛」，就是對基督啟示的最好領悟和認識。聖三之間，完全分享彼此。同樣，藉著基督，我們越深入神之深處，就越促進天人關係，然後，

---

<sup>46</sup> 同上，75 頁。

<sup>47</sup> 同上，81 頁。

在聖神內走向成全。而靜觀，就是我們深入神之深處的方法。

甘易達說：「神的深處就是神的內心，神的內心便是愛，愛是關係的根源」<sup>48</sup>。藉著基督的啓示和引導，我們可以碰觸到祂。無論是天人關係或人性關係，愛都可以突破圍牆。

甘易達說，天人關係中的愛，在十字架上被刺透的那一刻完全揭露了。基督的肋旁被刺透時，若望明白了祂要顯示的神的秘密，「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」（若十九 37）；也明白了基督曾一生致力宣講的一切，就是神之愛。基督被刺死，是愛之寬、廣、高、深之彰顯，是對我們的不死之愛的呈現。祂掏空自己，受盡了人最深刻的痛苦，並從中向人顯示了神的深處——愛。基督的大愛，將吸引更多的人，只要人與基督相偕，向神之深處伸展，便能觸摸到神及祂那無限的本質。

天人關係、人性關係，只有在靜觀中，才能看到神聖者在受造物內的奧秘。其中，天人關係尤為基督徒追求人性關係的基礎。而且，靜觀不是讓人與人生的實際情況相隔絕，卻是深深地紮根在本質和存在的具體中；耶穌的母親就是如此地全神貫注於發生在自身的一切。這種深入的靜觀，需要經過痛苦的等候，或忍受空洞的無聊，最終，才能在恆常的注視中發現那顆耀眼的珍珠。深入的靜觀永無止盡，人的深處也是沒有底的，神之深處更是高深莫測，唯有在信德的凝視中，通過對人性的發現而接近祂，祂深入一切，又比我們更愛一切、接近一切。

---

<sup>48</sup> 同上，131頁。

天人之間愛的關係，給予了甘易逢走向內在之路的勇氣和信心，使他敢於面對和接納不同傳統思想的疑惑及考驗。這份關係，就是他靈修思想的基礎；在這基礎上，面對一切，就是其靜觀思想的核心所在。

## 結 論

甘易逢的靜觀思想，不只告訴我們如何找到天主，更告訴我們如何時刻靜觀天主，且住在祂內。他通過靜觀的深入修行，及努力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，發覺了由人性至超性的內在之路。這條路，在東、西方靈修思想中都有許多經驗與思想，而甘易逢在此基礎之上，更強調深入人性內在，且是「無底式」地深入，同時感到越深入就越空虛，以致完全徹底地放下一切，貫通內在的一切，祛除和潔淨內在的這條路，使人專注著本質的動態及與最高實際的碰觸。

甘易逢的靜觀思想深入內心的最深處，貼近生活的各層面，結合基督的啓示，使我們的靈修更加內在化、生活化。特別是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因素，為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帶來了精神上的信心和立足點，也為福音的傳播和牧民指明了方向。這條路，沒有與日常生活隔離，更不注重離群索居，因為基督在生活中啓示了一切，保祿宗徒教導了該如何生活，我們要實行的，就是在日常生活與關係中，以靜觀的內心態度發覺周圍的一切，以心碰觸天地萬物的蠕動，聆聽和認識聖神的推動，生活於天人共參的動靜之中。